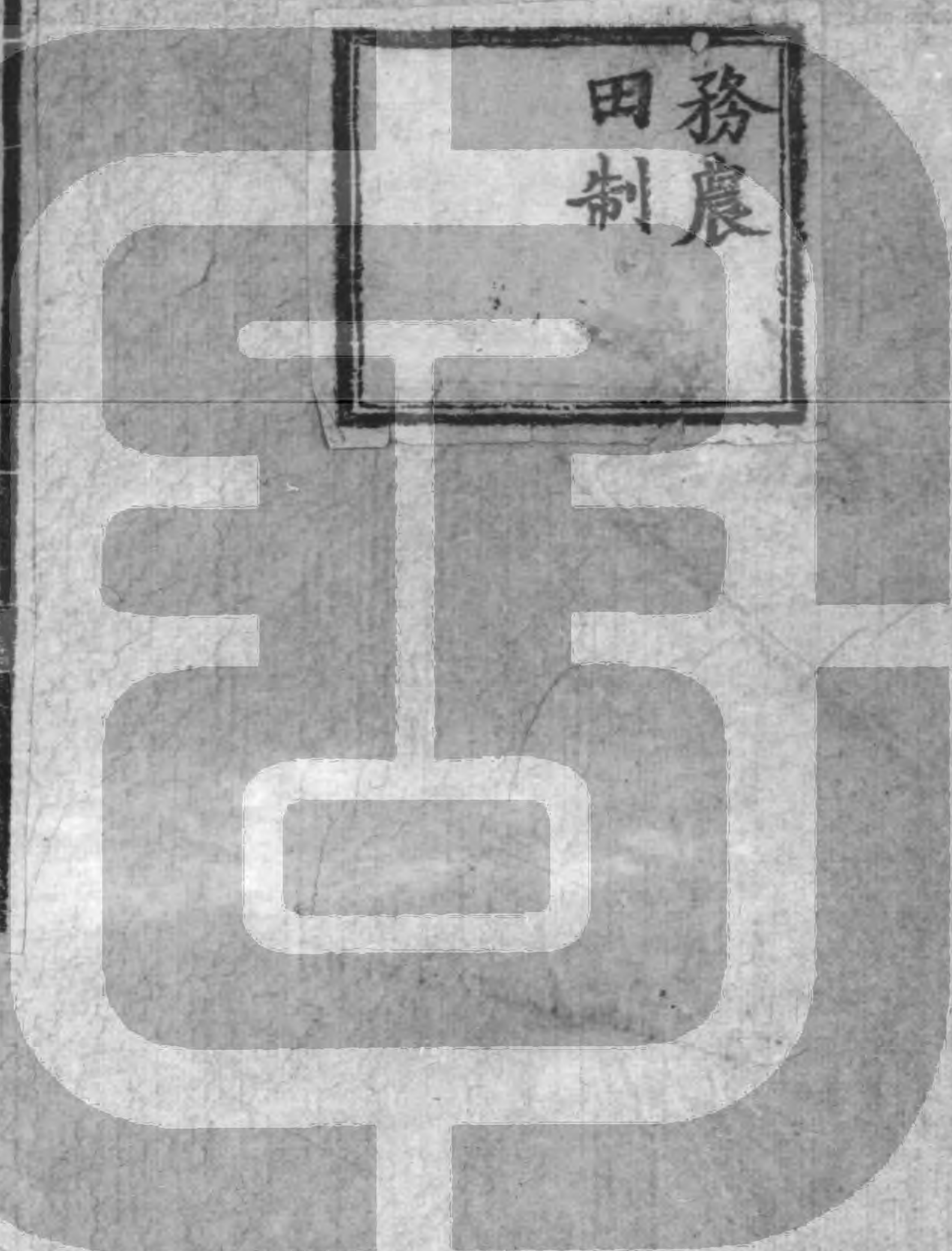


6244  
:49

務農  
田制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十二  
一百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

務農

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

業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

古者大史順時視土。也。視。陽。瘴。憤。盈。土。氣。震。發。憤。積。也。農。祥。晨。正。也。

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中。日。月。底。于。天。廟。孟。春。之。月。月。皆。在。

營土乃脉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

于初吉。陽氣俱丞。七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言。陽。氣。俱。升。七。膏。其。動。當。即。發。動。變。焉。其。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

命我司事。事。主。農。事。之。官。也。春。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被。監。

農不易。後。除。也。主。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



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誓，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飲也。濯，洗也。饗，飲也。醴，酒也。

及期，爵人薦鬯，犧人薦醴，尊人司。王裸鬯，饗醴乃行。爵，尊也。鬯，酒也。犧，牛也。醴，酒也。尊，人司也。裸，飲也。饗，飲也。乃，行也。

香粢。自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

王敬從之。王耕一墾。音錄。一墾，一耕也。墾，耕也。王無偶，以一耕墾。班三之，三其上也。王一墾。

大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大牢，牛、羊、豕也。

班宰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也。風，土也。廩于藉東南鍾

而藏之。廩，神倉也。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築成。而時布之，農稷則

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

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往也。先農正舟之，農正，后稷之佐也。田，后稷三

之。后稷，農官也。司寇，四之，司寇，主道路溝溝。司徒五之，司徒，大保

六之。大帥七之。大帥，天子三公也。大史八之，大史，掌禮

大帥宗伯九之。宗伯，掌禮也。王則大甸，大甸，大親行農

也。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

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

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成，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擅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

福用民。王弗聽。

漢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上奏

曰：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

也。

也。



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廢。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沾。音。沾。危。也。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殺。其肯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疑。與。天子。相。比。擬。也。謂。延。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嶺。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言務耕農。不乃不為而常。此。廩廩。若此。窮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上奏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言無相棄。捐。瘦病者。以蓄產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  
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於農桑  
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牧之  
所以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  
海內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  
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  
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  
五穀而賤金玉今農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  
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  
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喪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飢不時朝令而暮改當且有

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借一借二為倍稱舉也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財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

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什謂十倍也

頃頃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者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

富法者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澁澁散夫能入粟以



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其言。

東漢順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尚書僕射黃瓊以為國之大業不宜久廢。乃上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氓。率勸農之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乾肅以應天。順時奉先。懷柔百神。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近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魏明帝即位。大司農司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



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種麥。穫刈。菜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組賦。除道理梁。墮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守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帝從之。

太和中。散騎黃門侍郎杜弼。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怒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兵。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播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

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六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畧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榮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僅十二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行兵也。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青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無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



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貴。訟理則國  
圖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  
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  
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  
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音稟  
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  
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  
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  
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吳烏程侯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民不務本。東觀令領右國史。華嚴  
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

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趁時務農。國之上急。而  
都下諸官。亦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  
催民。委舍佃事。違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  
失時。到秋收日。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通  
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  
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  
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於  
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  
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  
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  
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  
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



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莊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坐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粗糲糞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

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社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西晉武帝咸寧中。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踈。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勤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



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譬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武帝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齊王攸上奏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動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予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粟。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責良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夏以飢餓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以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無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計。害穀動復萬計。

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

武帝使黃門侍郎虞駿。擅尋開倉廩。振給飢民。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克殫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統以使之。



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武帝欲廣農東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穡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池之惠。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則於原隰。動蕪葦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呂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徒。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此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牧羊。

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豕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馬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秦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耜。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禁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



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者也。

愍帝時。江東草創農桑地。廢熊遠上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

後魏太武帝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侍郎高允因上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動之。則畝益三升。不動。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帝善之。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預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曰。唯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斲失。

太宗時。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擗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夫所



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監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則死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令者徭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房玄齡曰。陛下務農重穀。誠生民之幸也。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

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德宗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恆式。柳宗元進農書狀曰。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併載南畝。周雅垂文。是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諸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



謹函封進。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上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猶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上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使。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者為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願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

至道二年。靖任將作監丞。又上奏曰。臣伏以天生烝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固興。民非財固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役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偽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



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迩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為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括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吏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

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剋訛根於晉石。罄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遠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



晉以土斷其民比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系綱。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打正坊正。皆選種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省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

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弟同科。考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五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躰為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詔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畝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儻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今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



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遐循虛昧。無補盛明。

靖任太常博士直史館。又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之流金燧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迨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籍之是

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敕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機。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觀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動。課。康濟黎元。則益鐵權酷。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命尚方製巨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畫付夜度。採古論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



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貴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眾。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阜其弊。鼎其利。非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勸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額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六頃。

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歲事於當時。矧陛下濬哲文明。越邁舜禹。若當才遼東。責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乙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恤民役。眾者一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東京。東西兩改。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矛盾。或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銜命出。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何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



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而逃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况民戶所致。通亡。始因貧困。或閉私。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王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無之種木。計其所直。甚微茫。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如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遇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枯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顛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辱。得以待罪。顛備趙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

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硯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養鷄彘。或給受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



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便湏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斛。依一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湏。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為勤績。抑其間有無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刑。乃湏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亦保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令勸。且臣又

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為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之跡。欲為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惑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况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墮蹟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閑。於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孤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逃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約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



否。衆群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願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

真宗咸平五年。邑田負外郎戚梁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去。疏曰。臣昨因行黜檢本州戶口。尋究簿書。即今公私荒田已及六千一百七十餘頃。秋夏正稅全虧一十萬四千八百貫石有餘。初謂州縣之官不能綏撫。致鄉村之俗各暫流亡。前後繼降明勅。不住招呼。其如舊降勅書。只許歸業人戶容放一料苗稅。蓋緣逃移之日。家資牛畜悉已破除。消歸復之時。屋木田園例遭毀伐。墾土未觀於稼穡。巡門已聽於征催。之牛羊雞犬之可陪。無屋舍園林之可戀。故有春歸夏去。秋復冬逃。以今近年州縣虛降版簿。計都額則空邁千萬。收實利則全無二三。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先朝。曾陳農事。觀其舉措。頗識淺深。臣欲望特降勅書。委自陳靖。先取江南兩浙公私

都大荒田。逐處頃畝數目。并以征簿籍。逃移人戶姓名。且於昇州都置勸農一司。俾於階街之中。授以勸農使額。仍抽詣會田農人吏。攢成都大簿書。况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內有久來逃移。墾畝全成榛莽。亦有近年流散。界址半已荒涼。復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亦有被山兼水。頗需柴木之資。以此品量。須分等級。仍乞逐州縣明掛敕榜。曉示諸色人戶。及更委陳靖揀選三五人。循良官吏。散往諸州親諭鄉民。或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靖親自往彼。名耆年宿德之輩。與親民守土之官。同就鄉園。必陳酒饌。達君父勸課之意。示朝廷寬大之恩。如人戶有元舊莊田。久難歸復。或是他人物業。素失開耕者。除已有人戶呂射為主外。不問有稅無稅人戶。在公在私之家。以至事力僧人。宮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佃計地耕耘。明與減絕舊日稅名。刻去當時苗數。變茲曠土。悉作租田。仍許取便耕修。特免三年



輸送。貴使修營住舍。蓄養猪牛。待其竹木有成。田疇見利。願空闔而全備。親稼穡以豐饒。即自窮苦兩忘。飢寒並去。曷肯更思游惰。再樂逋逃。然後每畝秋夏之中。都收二斛。租利更免。諸般配率。雷例差徭。臣所陳勸農之課程。益之則內外有成。損之則公私無害。况江浙所獲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以運輸。有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成之後。有利歸官之時。即令逐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別倉收受。遇凶歲則糴充民食。當豐年則貢作軍須。有餘糧足以濟民。有羨財足以助戰。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荆渚河北關西亦可依此施行。其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處取到田段人戶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敕與陳靖與臣討理商量。別作畫一條奏。

六年。陳靖為江南轉運使。上奏曰。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董子婦人。皆知此理。今感梁所陳農事。頗合臣之素心。實王化之大端。聖朝之急務。然臣再三忖度。未敢預聞其事者。蓋中書劄子所降旨。擇今據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不得行遣文字。蓋者慮擾民戶耳。况江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弊病。根柢滋深。今朝廷若欲剷除。必須明行檢責。若是慮有勞擾。無若却且因循。事既因循。豈須摩劃。臣嘗觀史載。粗究興亡。見前代之哲人。御遠方之妙術。不使俗甚富庶。亦不使民至困窮。俗富庶。則侈僭之心生。民困窮。則怨亂之心起。欲其侈僭怨亂之不作。富庶困窮而得中。莫若周知田地之硿肥。遍測租賦之輕重。民戶丁徭之多少。物產貨殖之豐約。紀綱正於手。舒慘繫乎時。然後四海一家。如指其掌也。儻或親深弊而不除。忽後患而不慮。唯務姑息。尚或推延。臣恐民之蓄姦。憤便於此日。國家行事。沮扼於他時。臣到任已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物產。及官莊屯田。臣先已



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去年七月已來後。遂旋差人幹當。於當年之內。其租課除舊額外。頗有出剩。以至逃戶物產。官莊荒田。頃畝甚多。並可勸課。候相次或有良便。上奏擬旆。庶使利害顯然。朝廷信察。今所奉指揮。據盛梁起請農事。令臣相度。摩劄。聞奏者。以臣愚慮。若不先取進止。固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俟朝廷可否。

仁宗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臣寮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授敕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汙萊不闢。事出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於部內各舉清強官一員。兼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

部內諸縣。今日已前。見管墾田畝戶口數目。陂塘山澤桑棗溝洫。都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戶賦稅荒廢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殘毀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課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久害。興其長利。候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通行比較。委是增得墾田戶口數目。或流入自占。或逃移復業。陂塘灌溉。有利桑棗。廣植溝洫。開闢賦稅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俾明舉奏。朝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祿。如一任終始。悉有顯効。令轉運司批上。胥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每巡應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戶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嚴官監賞。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農。生民富給。為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實。賞罰施行。



嘉祐六年。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勸農劄子曰。臣聞食者生  
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雖穀之為  
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  
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  
穀。賦歛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積家之求。歲  
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未作之人。坐漁厚利。  
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  
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為今之術。勸農  
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  
謀糶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  
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滅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為家  
資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

北河東沿邊穀糶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光又上奏曰。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  
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簾食糲。官之百  
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  
餓。先聚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  
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  
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  
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  
足則以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廩。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  
何則。保利慳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  
為平糶。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  
餘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資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



仁宗時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邊鄙用兵以來所急者莫急於食。食者出於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於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帶勸農之名畧無其實。及知州通判令佐結銜兼堤堰溝洫。習以為常亦不復知是何等語。是以農困食艱。通天下計之常無一年之畜。且天下無一年之畜。古語以為國非其國。况今大兵在外。水旱難調。脫若災儉相仍。臣知國用盡於軍興。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收。羸老委溝壑。少壯為盜賊。貽患國家。非細事也。臣欲望朝旨專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嚴行曉告。使於部內各按求陂塘古跡。可以利民救患者。並令修復。量率夫力。限日計功。如能不擾村鄉。及遠利濟。並與理為勞績。優加酬賞。若因此取受搔擾農人。所犯一疋以上。乞追官勒停。十疋以上。仍除名。終身禁錮。又條制舊有五戶各一保。申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戶相保。其中

如有惰丁游手不事桑柘不勤五穀田疇荒閑者。並許本保申舉官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勸勸農業者。國家每三年畧行優卹。自然人務農業。國計必充。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一

務農

宋神宗元豐八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切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露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蠶績麻。紡績。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全。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觀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排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蠶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剝窮民。收養淳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



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切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悉言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我。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惠。且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皇帝陛下。特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矣。

哲宗時。同知諫院范祖禹論農事。疏曰。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兩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



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以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夜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文彥博上奏曰。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妨民力。故日力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雨愆亢。人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霽霑。庶民鼓舞。急於田事。老幼競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臣慮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調訟。勾追證逮。禁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亦皆拘繫。頗妨農作。臣欲乞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闕事一切。且罷追擾除。



事十人命及劫賊急切公事即依常施行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損上者益下之道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奠居者也未有下不益而上獨有餘者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蓋下之道也詩之公劉以疆場為先必篤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召康公獻公劉之詩於成王准政之初箕子陳八政於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本亨則政舉矣故教生於既富禮興於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今天下四民雜處侈靡淫巧之智興轉而為工者皆是倚市罔利之徒熾散而為賈者不可勝數就公府之後一邑之中不知其幾家焉怠惰游手一家之中又不知其幾人焉故一夫耕十夫待哺十家耕百家仰食豈獨如是軍賦於是手出公須於是手興賓客冠婚喪葬於是手在一有旱乾水溢雖終歲勤

動糟糠不厭流離轉徙於溝壑朝廷雖遣使發倉廩以振救之死已十八矣監司郡守雖有勸農之名而無勸課之實設有其實人必指為迂濶而竊笑故不能持久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謂者賜勞自尔海內富足禮義興而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而不究治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臣伏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以田疇墜廢多寡之地為守令進退之法其有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頃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蓋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不為苟簡因循之政加之惻怛丁寧不倦之詔諭雖有不欲力田之民蓋寡矣由是富庶之俗興禮義之教行天下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天下幸甚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請行籍田禮劄子曰臣伏觀陛下肇建明  
堂既訖嚴配乃以十月之吉首行授曆頒常之禮三代盛舉復見今  
日可謂甚盛之舉矣臣幸以言語待罪禁於禮文之事宜因有陳  
然臣愚瞽淺陋不足以仰窺聖學竊嘗攷之月令之文蓋欽牧民時  
使時以作事者於農事為尤謹夫農天下之本也親耕之禮事之本  
也王籍千畝天子三推先農之祀耒耜之載種稔之獻見於經者真  
制甚詳昔我太宗肇行是禮有司告畢猶以不終千畝為恨迄於仁  
祖惟稼穡是好明道再籍并冕舉趾進至十有二跬三公而下咸盡  
擁焉神考稽古勅法正茲國南之位哲廟繼志述事務以思文之名  
恭惟累聖所以敷遺陛下者抑又大備時令之頒此實先務比者迎  
真慶成臣獲扈清蹕待事郊次嘗寓天田壇壝榛蕪棟宇摧圯殆不  
足稱陛下重本務農之意恭惟陛下天錫獨智自初臨御立經陳紀

全法三代之盛聖治昭格天人同和風雨順序既屢有年而縉紳之  
士郊甸之老猶欲拭目朱紘黛耜之觀者蓋上以無忘列聖之德下  
欲元元之衆躋于富壽振古如茲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申命有司參  
具典故斷自聖意順時幸臨若乃仗衛之設賚予之數赦宥之澤則  
願陛下約文以就質抑末以隆本必于今無所甚費則久遠可以時  
行損益之宜惟陛下所詔臣言狂瞽或有可采即乞特降處分討論  
取旨施行

通判李新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曰臣竊聞陛下孟春之  
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撥三推之禮舉百  
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種稔之種出自深宮鸞輅之音乃光原野  
父老動色中外驩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為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  
其將何以順承聖意臣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而



暴吏乘時風俗未嘗觀農桑未嘗課千騎五馬重擾屬邑飾厨傳載賓客携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廢罷郡守行縣正為此也。今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約束戒嚴厲色悚動輒受饋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賦先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而農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高宗時章誼上奏曰。臣聞禁暴不可以無兵而彊兵莫先於足食。蓋定亂則倚兵足食則倚農。古今一道也。然而古者兵農混而為一。苟可籍而為兵者衆則農必多。農既多則食必足。後世兵農分而為二。苟可籍而為兵者多則農必少。農愈少則食愈乏。觀今日連營列戍之兵則皆昔時耕鑿之民。今日蓬蒿荆棘之地則皆昔時稼穡之野。

地既廣而農稀。兵不耕而仰食。於此不恤而欲曠日持久。國家安富。未見其可也。臣近因奏對。嘗乞授閑田以給諸軍。以裕兵食矣。今伏思之。曠土尚多。閑民猶衆。古之民也。四。或為士。或為工。或為商。而農居其一焉。然士則農之秀出而有德行道藝者也。方其未仕也。是亦農而已。則是古者四民而農居其二也。今之民也。九。蓋從仕者衆。執兵者多。僧道連墻。工商接武。徒隸盈於官府。游惰塞於道塗。舉是八等一人。其為農者百不一二焉。夫人不為農。則家不蠶織矣。不蠶織則無衣。不農則無食。加以兵革未息。賦歛日至。設有水旱饑饉。將何善其後哉。唯陛下執古御今。務農重穀。設為法制。率是八等之人。使無不授田。而唯農之為勸。則王業可興。而國勢鞏固矣。如臣言可採。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李石上勸農疏曰。竊觀漢文帝勸農之詔。二十三年之間。至於十數。



未嘗不掩卷太息。且漢興民僅息戰爭之苦。以歸安於田畝。歲月未幾。以謂不如此。不足以招徠勸集。以作其游手怠惰之氣。以趨於富足衣食之源。如文帝者可謂知所本矣。仰惟陛下親耕天田。以風天下。勸農之心切切然矣。如江湖兵火焚掠之地。今皆化為墾闢禾黍之場。大抵勸率之效也。今蜀以連年水旱。農有種而不得其獲。耕而不得其食。縣官力役迫之於其前。兼并督責驅之於其後。至於賣牛拆屋棄田里以去。野無棲粒。田有荒萊者。十居五六矣。州縣以勸農為官。獨不一為陛下省念之手。且以名其官者。當思履其事。今乃指為不急之務。每以故事具酒食郊次。召耆鄰白髮之老。強名曰農。以勞之。特為宴游虛文。其實無補農務。農耕之勤惰。與田闢之多少。彼不知也。蒙其名而怠其事。可乎。且陛下方求所以裕民為無窮之利者。使斯民疾耕力耘。自足於飽暖。民足則君足矣。不必他求也。臣願陛下以農為裕民之本。於詔旨丁寧及之。如文帝焉。則水旱之備可無慮也。

蘇籀上務農劄子曰。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觀周公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耨。斧耜蠶桑。重糝條場。黃纁績福。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咨者。思文之粒。悉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凡籠貨美繆。運米斂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他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繅不地踴。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帑藏出于租稅。每歲祿廩軍實。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為斥候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絲八蠶。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



增以畦鋤籠摧之盛。夫復何加。白丁工女。終身絲穀。五符尺籍。盡力  
邊疆。行陣者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餉饋。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億  
兆於甲士。犁牛必百倍於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謂溫飽天下。而富  
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  
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敦本興王之要道。  
田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為勸課。惟科歛正緯。惻  
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地平。於  
是風雨時若。耕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  
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  
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  
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為出。出納之間。不失欵慎。歲計時辦。  
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陳錫周洽。

篚實盈溢。民有蓄藏。穀纒雖鉅萬。未以為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  
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  
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衍益鐵條目之  
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  
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  
擇。

寧宗嘉泰初。起居郎虞傳上力田劄子曰。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  
陛下畀節。報謝虜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以口奏。及見於進  
呈日錄矣。臣嘗謂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  
見兩淮多曠土。官司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如佃田  
百畝。往往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  
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如江淞十畝。况有不及耕種去處。



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况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惠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潮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為利豈不甚厚。臣願朝廷與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歲為始。俟布種畢日。委字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資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呂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元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字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嘗罰之。庶幾淮民知所激勸。而以服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寬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責其脩備。春秋教閱。皆可繩以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慙慙。

金宣宗貞祐三年。潘州防禦使田琢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州。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教。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盧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無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稻粱黍稷。絲枲布帛。極今古以成資。貫人神而並用。口非匏瓜。終日不可不再食。身無毛羽。卒歲不可不製衣。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若使



男不道畝以盡地利。女不下機以盡人力。則豈有飢寒不足之人哉。我聖朝若稽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內勸農事。凡以當務之為急也。然天下有無田可耕之家。有有田不耕之者。所以凍餒之人尚衆。乞糶之人尚多。臣謂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夫士人學以居位。勤而不勞者也。工人作巧成器。勞而不苦者也。商人通財鬻貨。末而不本者也。農人之閑暇。惟冬而已矣。於是書爾于茅。宵爾素綯。亟其乘屋。以待春陽。播厥百穀。以趁東作。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露體塗足。瘁身龜手。面塵不遑洗。頭蓬不暇梳。丁壯興功。老弱饋食。披星帶月。夜不安眠。冒雨衝風。晝不啓處。耕事未已。而蠶事起矣。懿筐採桑。斧戕伐揚。一月之間。古人謂如寇盜之至。非虛言也。至於炎天熾火。午日流金。耘耨荒蕪。用齊嘉種。氣如微線。汗若翻漿。以至秋成。而登場築圃。尚未知天意之或水或旱。或豐

或歉如之何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稅之科納。軍民之差役。胥吏之侵漁。絲稅之費給。鄉里之慶贈。婚嫁之聘會。宿負之還償。田具之補置。一年之計。但望秋成。一產之資。破散不一。故區區稼穡。汲汲蠶桑。計其經費。選善者而鬻之。而納之。而折之。其餘絲絮之荒穢者。自衣之。穀稻之秕糲者。自食之。設如年豐。則一年辛苦。而一時歡樂。鷄豚社酒。擊壤謳謠。尚可道也。儻遭水旱。則雖號泣旻天。孰救之哉。將并田宅而鬻之矣。雖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無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幽風有饁彼南畝。田餒至喜之語。蓋皆百姓勸其事。而愛其吏。自願饁之。非督使供食也。今之勸農者。皆自賣餼錢。往說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勸農而適野。遂恣意以宣驕。飲食非膏粱。先之以怒詈。酒醴非多旨。繼之以鞭扑。饜其腹於胥吏。投其餒於鷹犬。名為勸農。適所以擾



農也。臣竊傷農家之勞苦。憤官吏之撻撻。顧天下之大本。伏望陛下軫於睿慮。重此農桑。躬耕籍田。后親蠶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田者。鄉三老其實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稅之半。凡民恃富無他。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蠶者。鄉三老其實舉之。就於當年倍科其閑田之租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蠶者。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雇停客戶完置牛具。違限者。如無故不耕蠶者。例凡勸農官管內有田桑無故不耕蠶者。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戶田桑。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蠶。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若以後復有撻撻農家者。委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天麟又策曰。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據此之務。不可闕也。今聖朝天開吉慶。人沐鴻庥。至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以籍田之禮。尚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為其豐潔之穿盛。有事致齋。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藪倉廩而取粟。向坊局而取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雖有籍田。而寔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亦非后宮之所出也。以之對越神祇。享于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無少歉。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世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于太微之帝。再擇手吉亥之辰。封人壝宮。掌舍設祗。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藉于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秩東作。至南郊。具庶府之官僚。登萬民之瞻視。天顏咫尺。恭就於三推。黎庶三百人。遂終于千畝。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于既返。內宰獻種于殿後。神倉獻



獲于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籍田之禮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達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地通于川。築蠶室于其旁。建后宮于其上。宮高一丈。棘繞垣墉。外戶扇而掩之。蓬大昕而崇此禁。伐桑柘。園具植筐。后妃齋戒而臨焉。戕斧由斯而動矣。浴蠶手水。戔葉手風。蠶卒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于后矣。后於是而言曰。此以為君服與。遂副褱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親繰。手既三盆。事終群下。染之以玄黃朱綠。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其文可考。厥義甚明。舉而行之。可謂易矣。此禮似輕而實重。此制似小而極大。蓋所以吞祖宗之功德。盡祭祀之至誠。知稼穡之艱難。先天下以務本也。伏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天田。成茲盛事。南瞻北顧。三思粟帛之原。上化下行。一警農民之意。於昭文化。以迓太平。垂諸典章。永示嘉範。更望中宮協聖。倣古親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乾之坤厚。陰功浩浩。陽報明明。守恒德以無疆。獲泰亨之常定。如此。則下使田家之赤子。倣父母以服勤。上獲宗廟之靈神。喜真誠而垂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一

田制

後魏文成帝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至客給事中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太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闢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苟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弊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

宋太宗時。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受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墉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從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

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太宗從之。

摛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呂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缺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



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  
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  
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  
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  
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  
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  
何師之議則卑於丁傳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  
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  
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  
阡陌。貧者無置錫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  
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大狹。今日之制大無限。宜約周  
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

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善  
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皆力田。皆復  
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為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為  
法。九品者復其身。七品者復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冢。而戍邊之  
制。可易以助。今齊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貧之室  
不困於重煩。而在上貴者。亦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  
非今日之患也。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已。未未有以處  
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於古。而不合。驗之於今。而未見其利害。測  
之於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  
於古。無不合。驗之於今。已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



傳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於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為難而行之。天下幸甚。

徽宗時。李復上限田劄子曰。臣竊見兼并強侈。使小民不得安於朝。廷愛養仁厚之政者。無甚於今日。蓋小民無知。非惟但見目前小利。又多不給。豪猾高貨多張術以網羅之。率餌其毒。良田舊業浸併而盡。且如一村昔有數十家。為其兼并止有三五家。又流而旁侵別村。若火始炎。勢熾未已。是平日數十家盡歸一家。心猶未滿。又有占田已是中人百餘家之產者。夫強者鳴鍾於堂。列鼎於庭。役保常民。千百其指。州縣之勢。隨其低昂。弱者日浸以削。歲有不登。則有轉徙流散之憂。此不可不慮也。著令雖有限田之法。未嘗推行其法亦踈而未盡。臣願詔有司重為講究。使之詳密。別為立法。官戶百姓各為裁抑。不敢侵齧貧弱。以廣聖朝之仁政。

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限田劄子曰。臣恭仰陛下愛民之心。至誠剛愎。近以臣僚建請行限田之制。令臣等看詳行下。其法本於抑兼并。恤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為姦。至於墓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其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之官。不能體國。漫弗加省。臣愚欲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應山林園圃。及墳塋地畝。並行豁除。仍乞只以逐縣為率。許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致重擾。天下幸甚。

先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經界狀曰。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踈。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綬。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



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詣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訟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

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命。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瀆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命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者。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



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諸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關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歲役。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為胥吏之繁黠者。



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

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奸民猾吏。並緣為奸。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



處。通。或。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文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當平。逐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糧。中已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示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

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佔。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逐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禳戶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上言曰。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



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瘠。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益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擁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賞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

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上言曰。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筭。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當。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



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實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時地利。養萬姓於鴻鈞。富戶貧家。皆一人之赤子。理無輕重。政貴施行。臣謹按井田之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辦然後敢治私事。百畝之農。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井百為成。成方十里。成百為同。同方百里。同百為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為公田五千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

每畝歲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湏先賜惠焉。上下和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錫之地。回思古道。邈矣哀哉。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也。我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絕耳。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用牧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寔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衣食不



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伏望陛下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其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SHINJI' or similar characters,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and extending onto both pages. The characters are bold and blocky.

A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typical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rows are separated by horizontal lines. The content within the tabl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or text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Small,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程